

地方党史資料

名称: 烈士伝略 (二編)

类别: 烈士資料

作者: 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編委会办公室

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編委会办公室

烈士传略目录

编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主要职务	牺牲时间地点	页数	备考
1	陈潭秋	男	汉	中共中央委员，湖北省地委书记，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书记，中央驻顺直省委代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等。	1943年秋于新疆牺牲	1~12	
2	罗登贤	男	汉	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全总党团书记、委员长等职。	1933年于南京雨花台牺牲	13~18	
3	关向应	男	满	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八路军一二〇师政委等职。	1946年7月于延安病逝	19~24	
4	张浩	男	汉	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等职。	1942年3月于延安病逝	25~31	

5	陈为人	男	汉	中共順直省委秘书长兼組織部长，滿洲省委书记等职。	1937年3月于上海病逝	32~44	
6	吳丽石	男	汉	中共哈尔滨特支書記，北滿地委书记，滿洲省委組織部长，山东临时省委书记等职。	1931年4月于济南牺牲	45~52	
7	任国楨	男	汉	中共奉天支部書記，哈尔滨市委书记，滿洲省委委員，山东省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河北省委駐山西特派員等职。	1931年11月于山西太原牺牲	53~59	
8	郭隆真	女	回	中共滿洲省委职委書記，中共山东省委妇女部长。	1930年于山东牺牲	60~72	
9	张 熾	男		中共北方区特派員，紅軍某师軍需主任，师參謀长，大連黨組織負責人。	1933年4月于南京雨花台牺牲	73~77	
10	金伯阳	男	汉	中共滿洲省委常委	1933年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78~85	
11	刘少猷	男		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	牺牲	86	
12	邱 九	男		广东团省委宣传部长，团中央委員，团中央駐滿洲巡視員。	1932年于福建牺牲	87	

13	吳振鵬	男		上海引翔区委書記，江蘇省委委員，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團中央駐滿特派員，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	1932年于南京匪兵司令部監獄病逝。	88	
14	周建華	男	漢	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第三師政委。	1937年于开原县境內牺牲	89~93	
15	宋鉄岩	男	漢	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	1937年于浦石河病逝	64~99	
16	王仁齋	男	漢	中國紅軍三十七軍游擊大隊長，中共海龍中心縣委委員，抗聯一軍教導團長，中共南滿省委委員，抗日聯軍第一軍第三師師長等職。	1937年9月于清原縣筐子溝牺牲	100~104	
17	刘福林	男	漢	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第一師傳令兵。	1936年7月于本溪地区岭天岭的战斗牺牲	105~107	

18	苏 然	男		冀东抗日联军十四纵队副纵队长，冀东军分区十三团一营教导员、营长，冀东军分区第三区队队长。	1944年3月在原热河省宁城县老西沟战斗牺牲	108~115
19	海瑞祥			冀东地区迁、芦、抚、昌游击队十一中队长，凌、青、绥联合县三区区长。	1943年农历4月于热河育龙牺牲	116~119
20	梁永盛	男		奉天兵工厂党支部负责人。	1932年7月于奉天监狱牺牲	120~123
21	尙吉元	男		辽阳纺织厂工人。	1932年8月被日本人刺死	124~127
22	邓铁梅	男	汉	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	1934年9月被日寇杀害	128~137
23	李东光	男	朝鲜	中共磐东区委书记，中共南满特委书记，中共南满省委组织部长。	1937年6月于新宾县黄土岗子战斗中牺牲	138~140
24	李红光	男	朝鲜	磐石工农义勇队纵队长，红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教导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参谋长，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1935年5月在新宾、桓仁交界黑瞎子望密营中牺牲	141~148

25	柳万熙	男	朝鮮	紅軍三十二軍南滿游击队通訊員、青年科长，东北抗日联軍一軍三师政治部主任。	1940年3月于吉林省临江县黑瞎子沟牺牲	149~151	
26	李敏渙	男	朝鮮	东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独立师少年連政委，抗联一軍一师参謀长。	1936年7月在摩天岭战斗中牺牲	152~156	
27	韓 浩	男	朝鮮	磐石游击队第二大队长，东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独立师第三团团長，一軍一师副师长、师长。	1935年7月于通化崗山二道沟战斗中牺牲	157~160	
28	韓 震	男	朝鮮	东北抗日联軍第一軍第一师軍需部长。	1936年牺牲	161~163	
29	安光浩	男	朝鮮	抗联一軍卫队团(教导团)政治委員。	1937年于新宾黄土崗子牺牲	164~165	
30	李明海	男	朝鮮	工农紅軍三十二軍南滿游击队教导队队长，东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独立师三团八連連长，一軍一师五团团長。	1935年9月于新宾牺牲	166~169	

陈潭秋烈士传略（初稿）

陈潭秋同志，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英勇无畏的先锋战士。曾担任过湖北省地委书记、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书记、驻顺直省委中央代表、中央巡视员、满洲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三中全会审查委员、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等职。于一九四三年秋，在新疆惨遭敌人杀害，壮烈牺牲。

潭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那种为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解放事业而忠心耿耿，呕尽心血，并贡献出自己生命的无产阶级伟大战士的崇高形象，将永远的活在人们的心中。

潭秋同志，汉族，男，原名澄，字云先，亦字潭秋，约在一九二一年前，将名和字合而为一，自称陈潭秋。生于一八九六年，世居湖北省黄冈县苕蓎桥区陈宅楼。他的祖父陈畴公为前清癸亥科举人。父亲守田躬耕，尤以“教子有方”而著称乡里。

潭秋同志兄弟姐妹共十人，他行七，少敏慧，喜读书，乐交游，胸怀大志。于前清宣统年间在黄州府城内黄冈县立捕衙汛高等小学肄业，是该校的优才生。这时即常与志趣相同的进步同学，聚议时政，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横行不法，每每愤声抨击，而誓以改革政治改革社会为己任。一九一一年（辛亥）资产阶级革命武昌起义时，全省学校因受这次革命浪潮的冲激而陷于停顿状态，这时大批青年都纷纷聚集于武昌，投笔从戎，以谋进取，而潭秋同志

却独特見解和志向，并对其同學們說：“以有用之身，應留待有用之時”。遂於一九一三年進入武昌省立一中繼續讀書，後來考取武昌高師英文系，在校苦讀四年，學業大進。這時湖北學界正經歷着復古傾向的逆演，教育行政權力掌握在“兩湖書院”和“經心書院”兩派學伐手中，以讀經尊孔與程朱陸王的學派各立門戶，麻醉青年。所以當時一些進步思想的人如果不與他們同流合污，~~詭辯~~一氣，就不能在教育界棲身立足。因此譚秋同志在高師畢業之時便是其失業的開始，遂與另一名同學曾困居武昌大關帝廟十二號一個小旅館的斗室中達半年之久，因無經濟來源，而常以典當借貸維持生活。這種萬分困危的處境，以及當時袁世凱稱帝，日本帝國主義二十一條不合理條約提出等重大政治事件的出現，都進一步的促使他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所以這時就開始在他的同學中進行了政治活動。尤其接踵而至的歐洲大戰的暴發和十月革命的深刻影響，使他更進一步的團結同志而開始對社會問題的研究。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開始，譚秋同志在漢口“大漢”“新聞”各報作新聞記者，借以接觸工人羣眾，搜集工人階級受資本家殘酷剝削和壓迫的痛苦的生活實況，並通過報紙及時的反映出來，启发工人羣眾覺悟，暴露當時反动政府的腐朽黑暗。同時，更積極的深入學生運動中間，採訪選擬學生運動稿件，並參加與組織各校學生罷課和示威運動。“五四”時期聲勢浩大、規模壯闊地武漢學運的不斷發展，是與譚秋同志的積極活動和影響分不開的。

一九二〇年八月，譚秋同志在武昌阮院街董必武同志寓所內參加

了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創立而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此后不久，即和董必武等同志开始組織馬克思主义研究会，它是共产主义小组公开进行活动的机关，并且还领导和創辦了“星期評論”、“武汉評論”，积极开展宣传馬克思主义的活动。与此同时，譚秋同志还和譚代英等同志在黃岡創辦了“濬新小学”、“聚星小学”作为宣传馬克思主义和革命活动的据点，具体的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于是在这一时期內，有不少先进的革命知識青年加入了当时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从而为以后湖北党组织的发展創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我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譚秋和董必武同志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会后仍回武汉。不久即成立了中共武汉区委，譚秋同志为区委負責人之一，担任組織工作。这时武汉教职員的組合、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均由譚秋同志具体领导。为了培养党的干部和进一步宣传馬克思主义，扩大党的影响，他还和董必武、吳德峰同志，分別創辦了“武汉中学”、“共进中学”和“崇实中学”。

一九二一年十月开始，为了掩护身份，具体的领导学生和其他羣众运动，譚秋同志曾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武汉中学、湖北省立女师任教。当时女师是“經心书院”系的势力范围，校长王式玉是个頑固无知的学究，他把学生的聪明智慧用礼教和“三从四德”的旧論禁錮起来，这就是“五四”运动后各学校旧势力死灰复燃的一种明鮮傾向。在这种情况下譚秋等同志把革命的影响带到了女师，并通过妇女讀書会的关系，把

最优秀的十二名学生徐全直、夏之栩、袁博之等分别介绍加入了我们的党和青年团C Y。后来通过这十二个人把各级各班的进步学生都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阵线，对王式玉的家长统治予以迎头痛击，掀起好几次学潮，轟走了好几个头脑多烘的教员，特别学校当局为了扑灭学潮而宣布解除刘子通同志（共产党员）在该校的任职时，学生运动则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请愿、罢课、遊行示威达十余次，时间延续了八个月之久，最后包围了校长室，王式玉挨了学生一顿打。虽然在这次学潮中刘子通被解职，徐全直、夏之栩等十余同志被开除学籍，但是我们却打垮了經心书院系的一个顽固堡垒，赶走了王式玉，使党的革命影响深入到广大学生和教职员中，并一直发展到大革命时代。

在这一时期里，他还和董必武等同志领导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工运首先是从人力车工人开始的，当时武汉人力车工人受到车主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根据当时情况，采取了合法斗争形式，即用替工人写状子的方法，公开揭露车主对工人的种种罪行，并取得了胜利，在工人中影响甚大。以后还在工人中开办过工人补习学校，提高文化，启发觉悟，借以组织和发动工人阶级，并将其从经济斗争逐步引导到政治斗争的道路上来。对农运的领导，在当时主要是通过学生寒暑假回家的机会，开办农民补习学校，宣传革命，教育提高农民觉悟，并开展了清算土豪劣绅霸占校田，贪污校款的斗争。当时的这些斗争，都为以后波澜壮阔的工运和农运的不断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九二三年春，“二七”工运怒潮暴发，京汉铁路举行了全路总同

盟罢工，指挥部设在汉口江岸。为了支持这次总同盟罢工彻底胜利，潭秋、董必武等同志发动和组织了武汉各大中学校及妇女工团慰问队，每日集数百人之众，川流不息的到江岸京汉铁路总工会办事处慰问罢工工人。特别二月六日这天，武汉各工团代表二千多人各持旗帜齐集江岸车站慰问，并举行盛大的慰问会，赶来参加者达万余人，全体高呼“京汉路总工会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口号，声震云霄，羣情激昂，接着举行游行示威，沿途居民欢呼，巡捕警岗不敢阻拦，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羣众性的政治罢工运动。这次罢工运动虽然遭到反动军伐残酷的血腥镇压而没能继续下去，但是却扩大了革命影响，锻炼了工人阶级，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

“二七”惨案后，因暗中遭到通缉，党中央遂将他调到安源工人学校，领导职工运动约一年。一九二四年调回武汉，这时武汉区委机关部已被北洋军伐吴佩孚和萧耀南查抄封闭，一些同志被捕，武汉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工作环境极端恶劣。在这种情况下潭秋等同志经过了一段艰苦努力，终于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并有了发展，尤其工会的地下活动一直坚持下去未曾中断过。

一九二四年九月，召开了武汉及湖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武汉地方委员会，潭秋同志被选为书记。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现在还活着的同志）有董必武、吴德峰、许之桢、聶鴻鈞、袁浦之等二十余人，代表党员百余名。会议是在一个木船上开的，船在江的中流游来游去，最后泊在长江东九十里的木鵝洲，共计开了两天一夜。这次会后立即以主

要力量领导开展工运和农运，同时组成了军委，开始军运工作。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正个大革命时期，潭秋同志始终为湖北省重要负责人之一（一九二六年十月为湖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这个时期内，党的组织的发展较为普遍，许多学校和工厂均有党的秘密小组，并在武汉各种产业工人中革命组织也都有了雏型和广泛的发展。同时，为了深入的领导农民运动，在湖北全省六十八县中派有特派员的就有四十县左右，当时在潭秋、董必武同志的积极领导与推动之下，湖北省的农民运动有了迅速的和普遍的发展，从而有力的支援了北伐战争，并为十年内战建立苏区奠定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一九二七年七月，被调到江西任省委书记。“八一”南昌起义后，潭秋同志即转入地下，在秘密的状态中开展党的工作，曾领导过星子、瑞昌、万光等处的暴动。一九二八年六月，调中央组织部任秘书，由南昌经过九江时，省委委托他巡视瑞昌游击队的工作。这时马回岭的接头处已被国民党破坏，我们还没有发觉，当他们前去接头时，就有一人大声呼喊，他们见到情况有变即拔腿开跑，反动军队随即尾身追来，在万分紧要的关头，机智的潭秋同志立即转入岔路，隐没于山麓的林丛草莽之中，直到天黑后，从小路安全无恙的回到九江。同行的另外两人由大道往前跑，结果一被击毙，一被击伤并遭俘。此后，即一九二九年，又以中共中央驻顺直省委代表的身份，在顺直省委工作了一年多。

一九三〇年八月，调东北任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书记。这时正是第二次“左”倾路线盛行时期。潭秋同志对“立三路线”在组织上是贯

彻和执行的，但他并不完全赞成。在工作中有时流露出对立三路线的不赞成态度，还时常提到毛主席，如说：“泽东同志对这个問題是怎样看的”。在实际工作中对下面同志所起草的“左”的计划和文件，有的受到他的批评：“目前还搞暴动啊！”，“现在还不要这样写吧，积蓄一下力量吧”。此外，在工作中还指出过有的同志行动太“冒”。这些情况，都说明潭秋同志在经过了一段实践以后，对于“左”的和正确的路线，是有了瞭解的。

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十、十一月間滿洲省委即传达和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纠正“立三路线”，同时将“总行动委员会”改为滿洲省委潭秋同志继续当选为书记以后，全省党的工作便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迅速的发展。过去滿洲党的组织范围是比较狭小的，特别在一九三〇年四月大破坏后，除哈尔滨市外全省各级党组织不少完全陷于停顿、散乱状态中，在潭秋同志的领导和积极推动下，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不仅使遭到了破坏的奉天市委、北满特委；延吉、磐石、柳河、濛原县委；抚顺、大连、台安、长春特支等十二个地方组织得到了恢复，而且又发展建立了四十三个新的地方组织。党员由原来的百余名扩大到两千多名，并使一万五千多名工农群众加入了我们党领导下的各种革命团体，同时还领导了士兵运动，以及在反对取消派等等的工作中，都取得了很大胜利。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为以后滿洲党的工作的继续发展创造了基础和前提。

一九三〇年冬，他和王鹤寿同志去哈尔滨布置广暴纪念工作和传达

目前紧急任务；布置与策划中东路斗争，以及参加北满特委行将召开的扩大会议等问题，于十二月七日正在北满特委书记孟用潜同志家里开会时，不幸被敌破坏，共七人被捕，当即监禁在特区警察署。敌人一开始就把潭秋同志看做是政治犯中的头子，对其施用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刑罚：吊打、灌凉水、上刑等等。但潭秋同志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使敌人一无所得。同时，在在狱期间还领导了反对罗章龙派的斗争。于一九三二年互济会花钱把他们全部买了出来。出狱后到上海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

一九三三年初夏，潭秋同志奉党中央之命赴苏区工作，当时与谢觉哉同志结伴由上海乘海船到汕头，经过大埔，得到地下农民协会的掩护，闯关险阻，夜行昼伏，徒步走了十余日，及至汀州附近苏区与白区交界处时，遇到了敌人以强大兵力组成的封锁线，大有长江天堑不可飞渡之势，尤其他二人都是两湖口音，又不会说福建土话，不论怎样乔装，总不象一个汀州农民，特别在这时有好几次遇到敌人清查户口，搜查形迹可疑的人，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他们二人被农民隐藏在山顶的岩洞中和农民的谷仓里，达数日之久。后乘敌人不备，冒险通过敌人封锁线。到了苏区后，先任福建省委书记，不久即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

这个时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全力向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疯狂“围剿”的时候。在这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想尽一切办法筹划足够的粮食，以保障当时红军对粮食的需要，从而粉碎

敌人的残酷“围剿”和进攻。一九三四年秋，中央红军由赣突围举行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他接受了党的光荣指示，留在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一次遭到敌人的严密包围，在率部出击时不幸中弹负伤，右耳被打掉，随化装潜入雪都城医治，待伤口痊愈后即赴上海并与党取得联系，不久被派赴苏联向第三国际报告中国革命情况。在第三国际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于一九三九年赴新疆，为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

潭秋同志在新疆短短的几年中，领导党员和新疆各民族的先进分子，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向各族人民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各族人民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对中国革命和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九四二年，当德国法西斯强盗疯狂逼近莫斯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联合向我抗日根据地残酷“扫荡”，世界革命力量处于最危急、最艰苦的时刻，统治着新疆的反革命独夫、投机分子野心家、封建军阀盛世才，撕去了进步的假面具，暴露了其反革命的凶恶嘴脸，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各民族进步人士、先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无辜群众。新疆的天空顿时乌云密布，一片黑暗。

当潭秋同志初来新疆时，正是盛世才伪装革新、进步的时候。尽管如此，仍不能瞒过潭秋同志的敏锐观察，所以一开始就对盛世才这

个口蜜腹剑的反革命豺狼，保持着高度的阶级警惕。一九三九年，在邓发同志离开新疆前夕，潭秋同志即对盛世才作过这样的评语：“就其出身，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想当土皇帝；就其行为，是个狠种猪（又狠又蠢）”。潭秋同志知道豺狼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盛世才这个反革命黑帮迟早会叛变革命。他多次指示在各地工作的共产党员，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准备承受一切最坏的情况的发生。他曾对同志们说：“天山戈壁，插翅难飞，我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每个同志都必须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当盛世才反革命面目公开暴露，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时，有人建议他绕道撤退。潭秋同志说：“对于动摇的敌人，多争取一分钟也对抗日有利，对新疆各族人民有利”。所以他以极大的镇静和毅力，率领全体党员，坚守工作岗位，准备担当一切风险。

一九四二年六月，当盛世才将各地辛勤工作的共产党员调回并集中在八户梁软禁起来以后，潭秋同志没有表现丝毫惊慌。他号召大家抓紧时间，开展以加强革命气节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学习，号召大家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头可杀而不可辱”的钢铁意志和革命气概。通过学习“论气节”、“共产党员在敌人法庭上应持的态度”等革命文件，通过对家属儿童进行阶级教育和气节教育，大大激发了每个同志以及家属和儿童对敌人的仇恨，坚定了革命到底、宁死不屈的决心。从而为后来同志们在新疆监狱中对敌英勇斗争打下了稳固的思想基础。一九四二年九月，兇狠奸詐的盛世才派气車以請客为由将潭秋等同志送入监狱。在一連七十多天的严刑拷問中，敌人使尽了一切酷

刑和威逼利誘手段，但敌人从潭秋同志背上所得到的却是无情揭露和义正詞严、痛快淋漓的唾罵。一九四三年七至九月間，敌人制造了所謂“四一二陰謀暴動案”并企图借助各种毒刑強使他們招认。敌人暴刑虽然摧殘了潭秋同志的肉体，但却絲毫沒有动搖他的鋼鐵意志。敌人每次在法庭上审問时，他都正言侃侃，理直气壯的大罵威匪等的背信弃义，并以真理和事实駁得匪首們啞口无言。最后敌人不得不采取可恥的秘密审判，并指使叛徒孟一鳴、潘柏南作为敌人捏造的“四一二陰謀暴動案”的对质公开出場。这一丑惡的陰謀行动，当即遭到潭秋同志的憤然斥責，并以鉄一般的大量事实駁斥了敌人，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陰謀詭計，痛罵叛徒无耻。同时，郑重声明“中共人員对新疆人民事业是有功无过，无罪被押的”。在他这种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立場和大义凛然、視死如归的革命气概面前，终于使敌人无計可施，使秘密审判不宣而散。随着敌人一系列旨在企图共产党人集体叛党的陰謀彻底失敗后，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第二監獄潭秋同志惨遭敌人杀害，壮烈牺牲，时年四十八岁。

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子——陈潭秋同志，虽然在敌人屠刀下英勇的牺牲了，但是，革命烈士的鮮血並沒有白流，他們的革命業績，在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輝的篇章，永远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征途上的不朽丰碑。他的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勤勤恳恳，无限忠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貴的革命品质；对阶级敌人刻骨仇恨，不抱任何幻想，时刻保持高度警惕，